

第十七回 察出隱情方表人情真義俠

詩曰：

美惡由來看面皮，誰從心性看妍媸。
個中冷暖身難問，此際酸甜舌不知。
想是做成終日夢，莫須猜出一團疑。
願君細細加明察，名教風流信有之。

話說過學士與仇太監算計，借題畫的聖旨，將鐵中玉騙到樓上，與侄女結親，以為十分得計，不期又被聖旨召去，陪侯總兵之宴，將一場好事打破了。二人不勝懊惱，重思妙計。過學士道：「他與水小姐雖傳說未曾同床，然結親的名聲，人已盡知。今要他另娶另嫁，似覺費力，莫若祇就他舊日，倒水家去養病的事體，裝點做私情，央一個有風力的御史，參他一本，說是先奸後娶，有污名教。再求老公公在內中，弄個手腳，批准禮部行查。再等我到歷城縣，叫縣尊查他養病的舊事，出個揭帖，兩下夾攻，他自然怕醜要離開。」仇太監道：「等他離異了，我再請旨意與他結親，難道又好推辭！」二人算計停當，便暗暗行事，不題，正是：

試問妒何為，總是心腸壞。

明將好事磨，暗暗稱奇怪。

卻說鐵中玉幸虧聖旨，召去陪侯總兵之宴，方得脫身。回家與父親細說此事，鐵都院因說道：「我想你與水小姐既結絲蘿，名分已定，就是終身不同房，也說不得不是夫婦了，為何不娶了來家，完結一案？卻合而不合，惹人猜疑？仇太監之事，若不是僥幸遇了聖旨，還要與他苦結怨家，甚是無謂。宜速與媳婦商量，早早歸正，以絕覬覦。」

鐵中玉領了父命，因到水家來見冰心小姐，將父親的言語一一說了。冰心小姐道：「妾非不知，既事君子，何惜親抱衾裯。但養病一事，涉於曖昧嫌疑，尚未曾表白；適君又在盛名之下，讒妒俱多，賤妾又居眾體之地，指摘不少。若貪旦夕之歡，不留可白之身，以為表白之地，則是終身無可白之時矣。豈智者所為？」鐵中玉道：「夫人之慮，自是名節大端，卑人非不知，但恐遷延多事，無以慰父母之心。」冰心小姐道：「所防生豐者，並無他人，不過過氏父子耳。彼見君與妾之事已諧矣，其急讒急妒，當不俟終日。若早慰公婆，不妨百轉於歸，再結花燭。但衾枕之薦，尚望君子少寬其期，以為名教光。」

鐵中玉見冰心小姐，肯嫁過去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夫人斟酌理，兩得其中，敢不如命！」因告知父母，又稟知岳翁，又請欽天監，擇了個大吉之日，重請了滿朝親友，共慶喜事，外人盡道結親，二人實未曾合盞。正是：

盡道春來日，花無不吐時。

誰知金屋裏，深護牡丹枝。

鐵中玉與水小姐重結花燭，過學士打聽得知，心下一發著急，因行了些賄賂，買出一個相好的御史，姓萬名諤，叫他參劾鐵翰林一本。那萬諤得了賄，果草一道本章，奏上道：

陝西道監察御史臣萬諤，奏為婚姻曖昧，名教有乖，懇恩察明歸正，以培風化事：

竊惟人倫有五，夫婦為先；大禮三千，婚姻最重。故男女授受不親，家庭內外有別，此王制也，此古禮也。庶民寒族，猶知奉行。從未有卿貳之家，寡女孤男，而無媒妁處一室，以亂婚姻於始；更未有朝廷之士，司馬憲臣，而有故污聯兩姓，以亂婚姻於終，如水居一之父女，鐵英之父子者也。臣職司言路，凡有所見所聞，皆當入告，臣前過通衢，偶見有百輛迎親者。迎親乃倫禮之常，何足為異？所可異者：鼓樂迎來，而指視嘩笑者滿於路；軒車迎過，而議論、嗟嘆者夾於道。臣見之不勝驚駭，因問為誰氏婚，乃知為翰林鐵中玉娶尚書水居一之女水冰心也。再細詳問其嘩笑嗟嘆之故，乃知鐵中玉曾先養病於水冰心之家，而孤男寡女，並處一室，不無曖昧之情。今父母徇私，招搖道路，而縱成之，實有傷於名教。故臣聞之，愈加驚駭，而不敢不入告也。

夫婚姻者，百禮之首，婚姻不正，則他禮難稽。臣子者，庶民之標，臣子蒙羞，則庶民安問？伏乞陛下，念婚姻為風化大關，綱常重典，敕下禮部，移文該省，行查鐵中玉、水冰心當日果否有養病之事，並曖昧等情，一一報部。如果臣言不謬，仰懇授辜定罪，歸正判離，必多露之私有所戒，則名教不傷，有裨於關雎之化者不淺矣。因事陳情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萬御史本到了閣中，閣臣商量道：「閩中往事，何足為憑？道路風聞，難稱實據！」就要作罷了，當不得仇太監再三來說道：「這事大有關係，怎麼不行？」閣臣沒奈何，祇得標個「該部知道」。仇太監看了不中意，候本送到御前，就關會秉筆太監，檢出本來，與天子自看。天子看了，因說道：「鐵中玉一個男人，怎養病於水冰心女子之家？必有緣故。」因御批個「著禮部查明復奏。」

令下之日，鐵中玉與冰心再結花燭已數日矣。一時報到，鐵都院吃了一驚，忙走進內堂，與兒子、媳婦商量道：「這萬諤與你何讎，上此一本？」鐵中玉道：「此非萬諤之意，乃過學士之意，孩兒與媳婦早已料定，必有此舉，故守身以待之，今果然矣。」鐵都院道：「他既參你，你也須辯一本。」鐵中玉道：「辯本自要上了，但此時尚早。且待他行查回來復本時，再辯也不遲。」鐵都院道：「遲是不遲，祇是聞人參已，從無一個不就辯之理。若是不辯，人祇疑情真罪當，無可辨也。」鐵中玉道：「他要參孩兒官箴職守，有甚差池，事關朝廷，便不得不辯。他今參的是孩兒在山東養病之事，必待行查而後明。若是查明了其中委曲，可以無辯；若是不明，孩兒就其不明處方可置辯。此時叫孩兒從哪裏辯起？」鐵都院聽了，沉吟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此萬諤是我的屬官，怎敢參我？我須氣他不過。」鐵中玉道：「大人不必氣他，自作應須自受耳。」鐵都院見兒子如此說，祇得暫且放開。正是：

閑時先慮事，事到便從容。

謗至心原白，羞來面不紅。

按下鐵都院父子商量，不題。且說禮部接了行查的旨意，不敢怠慢，隨即回來，著山東巡撫去查。過學士見部裏文收行了去，恐下面不照應，忙寫了一封書與歷城縣新縣尊，求他用情。又寫信與兒子，叫他暗暗行些賄賂，要他在回文中，將無作有，的的確確，做得安安穩穩，不可遲滯。過公子得了父親的家信，知道萬諤參鐵中玉之事，歡喜不盡，趁部文未回，先備了百金，並過學士親筆書，來見縣尊。

你道你縣尊是誰？原來是鐵中玉打入養閑堂，救出他妻子來的韋佩。因他苦志讀書，也就與鐵中玉同榜聯捷，中了一個三甲進士。鮑知縣行取去後，恰恰點選了他來做知縣。這日接著過公子的百金，並過學士的書信，拆開一看，乃知是有旨行查鐵中玉在水家養病之事，叫他裝點私情，必致其罪。韋佩看了，暗暗吃驚道：「原來正是我之恩人也，卻怎生區處？」又想想道：「此事正好報恩，但不可與過公子說明，使他防范。」轉將禮物都收下，好好應承。過公子以為得計，不勝歡喜而去。

韋知縣因叫眾吏到面前，細細訪問道：「鐵翰林怎生到水小姐家養病？」方知是過公子搶劫謀害起的禍根，水小姐知恩報恩，所以留他養病。韋知縣又問道：「這水小姐與鐵翰林同是少年，接去養病，可聞知有甚私事？」眾書吏道：「他閨閣中事，外人哪裏得知？祇因前任的鮑太爺，也因狐疑不決，差了一個心腹門子，叫做單祐，半夜時潛伏在水府窺看，方知這鐵爺與水小姐冰清玉潔，毫不相犯。故鮑太爺後來敬這鐵爺就如神明。」韋知縣聽了，也自歡喜道：「原來鐵翰林不獨義俠過人，而又不欺暗室，如此真可敬也！既移文來查，我若不能為他表白一番，是負知己也。」因暗暗將單祐喚了，藏在身邊，又喚了長壽院的住持僧獨修和尚，問他用的是甚麼毒藥。獨修道：「並非毒藥，過公子恐鐵爺喫了毒藥死了，明日有形骸可驗，但叫用大黃、巴豆，將他泄倒了是實。」

韋知縣問明口詞，候了四五日，撫院的文書方到，下來行查。韋知縣便將前後事情，細細詳明，申詳上去。撫按因是行查回事，不便扳駁，就據申詳，做成回文，回復到部。部裏看了回文，見歷城縣的申詳，竟說得鐵中玉是個祥麟威鳳，水小姐不啻玉潔冰清，其中起釐生端，皆是過公子之罪。部裏受了過學士之囑，原要照回文加罪鐵中玉，今見回文贊不絕口，轉弄得沒法，祇得暗暗請過學士去看。過學士看了，急得他怒氣沖天，因大罵韋佩道：「他是一個新進的小畜生，我寫書送禮囑託他，他倒轉為他表彰節行。為他表彰節行也罷，還將罪過歸於我的兒子身上。這等可惡，斷斷放他不過！」因求部裏且將回文暫停，又來見萬御史，要他參韋知縣新任不知舊事，受賄妄言，請旨拿問，其養病實情，伏乞批下撫按，再行嚴查報部。

仇太監內裏有力，不兩日批准下來。報到山東，撫按見了，喚韋知縣去吩咐道：「你也太認真了。此過學士既有書與你，縱不忍誣枉鐵翰林，為他表彰明白，使彼此無傷，也可謂盡情了。何必又將過公子說壞，觸他之怒？他叫人奏請來拿你，叫本院也無法與你挽回。」韋知縣道：「這原不是知縣認真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因訪問合郡人役，眾口一詞，鑿鑿有據，祇得據實申詳也，非為鐵翰林表白，亦非有意將過公子說壞。蓋查得鐵中玉與水冰心養病情由，實因過其祖而起，不得不詳其始末也。倘隱匿不申，或為他人所參，則罪所何辭？」巡撫笑道：「隱匿縱有罪，尚不知何時；不隱匿之罪，今已臨身矣。」韋知縣道：「不隱匿而獲罪，則罪非其罪，尚可辯也。隱匿而縱不獲罪，則罪為真罪，無所逃矣。故不敢偷安一時，貽禍異日。」巡撫道：「你中一個進士，也不容易，亦不必如此固執，莫若另做一道申詳，本院好與你挽回。」韋知縣道：「事實如此，而委曲之，是欺公了，欺公即欺君了，知縣不敢。」巡撫道：「你既是這等慷慨，有旨拿問，我也不遣人送你，你須速速進京辯罪。」韋知縣聽了，忙打一恭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因將縣印解了下來，交與巡撫，竟自回縣，暗暗帶了單祐與獨修和尚，並過學士的書信與禮物，收拾起身進京。正是：

不增不減不繁文，始末根由據實聞。

看去無非為朋友，算來原是不欺君。

韋知縣到了京中，因有罪不敢朝見，隨即到刑部聽候審問。刑部見人已拿到，不敢久停，祇得坐堂審問，道：「這鐵中玉與水冰心養病之事，是在你未任之前，你何所據，而申詳得他二人冰清玉潔？莫非有受賄情由？」韋知縣道：「知縣雖受任在後，則任前之事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安敢以事在前面推諉？若果事在隱微，無人知覺，謝曰不知，猶可無罪。乃一詢書吏，而眾口一詞，喧傳其事，以為美談，知縣明知之，而以為前任事，謝曰不知，則所稱知縣者，知何事也？」刑部道：「行查者鐵中玉、水冰心之事，而波及過其祖，何也？」韋知縣道：「事有根由，不揣其本，難齊其末。蓋水冰心之移鐵中玉養病者，實感鐵中玉於縣堂救其搶劫生還，而憐其轉自陷於死地也。水冰心之被槍劫至縣堂者，實由過其祖假傳聖旨，強娶而然也。鐵中玉之至縣堂者，實由過其祖搶劫水冰心，適相值於道，而爭哄以至也。過其祖無搶劫水冰心之事，則鐵中玉路人也，何由而救水冰心？使鐵中玉不救水冰心，則過其祖與鐵中玉風馬牛也，而何故而毒鐵中玉？使過其祖不毒鐵中玉，則水冰心閨女也，安肯冒嫌疑而移鐵中玉於家養病哉？原如此，委如此，既奉部文行查，安敢不以實報？」

刑部道：「這也罷了。祇是鐵中玉在水冰心家養病，乃曖昧之事，該縣何以知其無私？其中莫非受賄？」韋知縣道：「知縣後任，原不知，奉命行查，乃知前任知縣鮑梓，曾遣親信門役單祐，前往窺覷，始知二人為不欺暗室之偉男兒、奇女子也。風化所關，安敢不為表白？若曰行賄，過學士書一封，過其祖百金現在，知縣不敢隱匿，謹當堂交納，望上呈御覽。」

刑部原受過學士之託，要加罪韋知縣，今被韋知縣將前後事並書，賄和盤托出，一時沒法，祇得吩咐道：「既有這些委曲，你且出去候旨。」韋知縣方打一拱退出。正是：

醜人不自思，專要出入醜。

及至弄出來，醜還自家有。

韋知縣退去，不題。卻說刑部審問過，見耳目昭彰，料難隱瞞，十分為過學士不安，祇得會同禮臣復奏一本。天子看見道：「原來鐵中玉養病於水冰心家，有這許多委曲。知恩報恩，這也怪他不得。」又看到二人不欺暗室，因說道：「若果如此，又是一個魯男子了，誠可嘉也！」秉筆太監受了仇太監之託，未必實實如此。若果真有此事，則鐵中玉、水冰心並其父母聞旨久矣，豈不自表？何以至今默默？若果當日如此不苟，則後來又何以結為夫婦？祇怕還有欺蔽。」天子聽了，沉吟不語，因批旨道：「鐵中玉與水冰心昔日養病始末，水居一與鐵英後來結親緣由，外臣毀譽不一，俱著各自據實奏聞。過其祖曾否求親水氏，亦著過隆棟奏聞，候旨定奪。」

聖旨下了，報到各家，鐵、水二家，於心無愧，都各安然上本復旨，轉是過學士不勝懊悔道：「祇指望算計他人，誰知反牽連到自己身上！」他欲待不認，遣成奇到邊上去求，已有形跡；欲待認了，又祇怕兒子強娶之事，愈加實了。再三與心腹商量，祇得認自己求親是有的，兒子求親是無的，因上疏復旨道：

左春坊學士臣過隆棟謹奏，為遵旨覆奏事。竊以初求窺覷，原思光寵頻繁；後日狐媚，豈復敢聯薦羅？臣官坊得罪，忝為朝廷侍從之臣，有子詩禮修身，亦辱叨翰苑文章之士。年當成立，願有室家。臣一時昏憤，妄採虛聲，誤聞才慧，曾於某年月日，遣人於邊庭戍所，求聘同鄉水居一之女兒水冰心，欲以為兒婦。不意既往求之後，疊有穢聞，故中道而掩耳。不識縣臣以今之耳目，何所聞見，遽證往日之是非？而且過毀臣子以強娶之名？夫既強娶，則水冰心宜諧琴瑟於微臣之室矣，何復稱紅拂之奔，以為識英雄於貧賤也？竊所不解。蒙恩下察，謹據實奏聞，仰祈天鑒，勿使魴鯉辱加麟鳳，則名教有光，而風化無傷矣。不勝得命之至！

過學士本上了，鐵中玉祇得也上一本道：

翰林院編修臣鐵中玉謹奏，為遵旨陳情事。竊以家庭小節，豈敢辱九五萬乘之觀；兒女下情，何幸回萬里上天之聽。綸音遽來，足徵風化之不遺；暗室是詢，具見綱常之為重。既蒙昭昭下鑒，敢不瑣瑣以陳？

臣於某年月日，遵父命遊學山東，意在思得真傳，一切公務都損，何心人間閑事？不意將至歷城縣前，突被擁擠多人，奔沖欲倒，因而爭鬪至縣，始知為過學士隆棟之子過其祖，搶劫水居一之女水冰心，以為婚之所致也。臣見之不覺大怒，以為婚姻嘉禮，豈可搶劫而成？縣官迫於不義者，助桀為虐。因縱水冰心而歸。臣於此時，實不知過其祖為何人，而水冰心為何人也。不過路見不平，聊為一削之，何嘗知恩於何人，而讎於何人也？孰知讎者竟至毒臣於死，而恩者遂至救臣於生也？臣時陷身於此中，而兩不知也。既臣生始知其死臣者為過其祖，生臣者為水冰心也。

死臣者情雖毒，然臣未死，可置勿問。既知生臣者為水冰心，而後細察水冰心之為人，始知水冰心冒嫌疑而不諱，為義女子也；出奇計而不測，為智女子也；任醫藥而不辭，為仁女子也；分內外而不苟，為禮女子也；言始終而不負，為信女子也。臣感之敬之，尚恐不足報萬一，何敢復有室家之想哉？今之所為室家者，迫於父命也，岳命也。

父命祇知遵常經，求淑配，不知臣前之遇，出於後。岳命，蓋感臣保侯孝，而得白其冤，因思結好，不知水冰心前且行權，後難經正。然屢辭而終弗獲辭者，蓋岳父誤認臣為君子，而臣父深知水冰心為淑女，而彼此不忍失好逑也，故執大義，而百輛迎來，不復問其觸避嫌之小節矣。雖然兩番花燭，止有虛名，聊以遂父母之心，而二性之歡，尚未實結，不欲傷廉恥之性。此係家庭小節，兒女下情，本不當瀆奏，今蒙聖恩下採，謹具實奏聞，不勝悚惶待命之至！

鐵中玉本上了，水冰心也上一本道：

翰林院編修鐵中玉妻水冰心謹奏，為遵旨陳情事：

竊以黃金以久煉為鋼，白璧以不玷為潔。臣妾痛生不辰，幼失慈母，嚴父又適違功令，待罪邊戍，茕茕寡居，孤守家庭，自應閉戶飲泣，豈敢妄思婚姻？不意禍遭同鄉學士過隆棟之子過其祖，窺臣妾孤孀，欲思吞佔，百計邪誘，臣妾俱正言拒絕。詎意聖世明時，惡膽如天，竟倚父巖巖之勢，蜂擁多人，假傳聖旨，打入內室，搶劫臣妾而去。臣妾於此時，身如葉而命若雞，名教不可援，而王法不可問，自惟一死。幸值鐵中玉遊學山東，恰遇強暴，目擊狂蕩，感憤不平，因義激縣主，救妾生還。當此之際，不過青天霹靂，自發其聲，何嘗為妾施恩，而望妾之報也？乃惡人陽知陽抗理屈，而陰謀施毒，遂令鐵中玉待斃於寺僧之手，而萬無生機。而臣妾既受其恩，苟非豺狼，安忍坐待其死，而不一為救援也？因用計移歸，而求醫調治。此雖非女子所宜出，然事在垂危，行權解厄，或亦仁智所不廢也，臣妾敢冒嫌疑而為之者，自視此心無愧，而此身無玷也。

若陌路於始，而婚姻於終，則身心何以自白，故後妾父水居一感鐵中玉之賢，而欲以臣妾待巾櫛，而屢命屢辭者，以此也。即父命難違，自如今已諧花燭，而兩心猶惕惕不安，必異室而居者，亦以此也。此非矯情也，亦非沽名也，正以煉黃金之剛，而保白璧之潔也。至於過其祖強娶之事，搶劫之後，又勒按臣行牌而迫婚，又至戍所而逼臣父允嫁，真可謂強橫之甚者矣，及今事已不諧，而又買囑言路，妄瀆宸聰，尤可謂父子濟惡，而不知自悔者也。國法廷爭，恩威上出，臣妾何敢仰瀆？蒙恩詔奏，謹據實以聞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水冰心之本上了，鐵都院也上一本道：

都察院副都御史臣鐵英謹奏，為遵旨陳情事：

臣聞結婚以遵父命為正，擇婦以得淑女為賢。擇婦既賢，結婚既正，則倫常無愧，而風化有光矣，人言何恤焉？臣待罪副都，官居表率，凡有不正者，皆當正之，豈有為子求婦而不擇端莊賢淑，以自貽譏者？臣有子中玉，濫廁詞林，頗知禮義，臣為擇婦亦已久矣，而不獲宜家，寧虛中饋。近聞兵部尚書水居一，有女水冰心，幽閑自足，莫窺聲色，而窈窕日聞，才智過人，孤處深閨，而能御強暴。臣屢欲遣子秣駒而無媒，今幸水居一赦還，為憐才貌，適欲坦臣子於東床，兩有同心，而因結褵，此兩父母之正命也，遑恤其他？

乃臣子中玉，則以養病之住嫌為辭。臣細詢之，始知公庭遇變，義氣之所為；閨閣救人，仁心之所激，小人謂之曖昧，正君子謂之光明者也，不獨無嫌，實為可敬。故三星啟夕，不聽兒女之言；百輛迎歸，竟行父母之命。彼二人雖外從公議，而內尚癡守私貞，此兒女之隱，為父母者不同之矣。至於人之吹求，或亦謀媒不遂，而肆為譏謗，自難逃明主之精鑒，臣何敢多喙焉？蒙恩詔奏，謹據實以聞，不勝惶悚待命之至！

鐵都院之本上了，水尚書也上一本道：

兵部尚書臣水居一謹奏，為自陳下情事：

竊聞婚姻謂之嘉禮，安可勢求？琴瑟貴乎和諧，豈宜強娶？《詩》云「展轉反側」，猶恐不遂其求，何況多人搶劫，有如強盜；高位挾持，無復禮義？宜女子誓死不從，而褰裳遠避也。

臣不幸，妻亡無子，僅生弱女，擬作後人。雖不敢自稱窈窕，謂之淑人，然四德三從，頗亦聞之有素，安忍當罪父邊庭遭戍之日，而竟作無媒自嫁之人之理者也！乃過其祖一味冥頑，百般強橫，不復思維，竟行劫奪，一買伏莽漢，搶之於南莊，二假傳赦詔，劫之於臣家，三源張虎噬，劫之以御史之威，可謂作惡至矣。若臣女無才，陷於虎口，幾乎不免矣。此猶曰紈袴膏粱之習，奈何過隆棟為朝廷重臣，以詩禮侍從朝廷，乃溺愛不明，竟以赫赫巖巖之勢，公然逼臣於戍所！臣若一念畏死，而苟合婚姻，則名教掃地矣。因思臣一身一女之事小，而綱常名教之事大，故正色拒之，因觸其怒，而疏請斬臣矣。

孰知侯孝功成，請斬臣正所以請赦臣也。又買囑言官，以為誣蔑之圖，又孰知誣蔑臣女者，正所以表彰臣女也。至臣女所以表彰臣女，疏中已悉，臣不敢復贅瀆聖聰。然過隆棟父子之為惡，可謂至矣。蒙恩詔奏，謹據實上聞，伏乞加察，而定罪焉。不勝激切待命之至！

五本一齊奏上。祇因這一奏，有分教：

大廷吐色，屋漏生光。

不知天子如何降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好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